

一个人的诗歌史

第二部

刘 春 著

一个人的诗歌史

第二部

刘 春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个人的诗歌史. 第二部/刘春 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12

ISBN 978 - 7 - 5495 - 0081 - 9

I. ①一… II. ①刘…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诗人-人物研究-中国 IV. ①I267.1 ②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93214 号

总 监 制:郑纳新

责任编辑:张玉琴

装帧设计:赵 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 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 - 31260822 - 129/139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山东省临沂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新华路东段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960mm × 1 300mm 1/16

印张:17.25 字数:190 千字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0539 - 2925659)

序言

向《一个人的诗歌史》致敬

黄 芳

于我而言，要为一个你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人写文字，是困难的。

要为一本你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书加些边边角角，同样是不容易的。

更何况是一个你更习惯站在各种褒奖的背后冷静观察与挑刺的人与书。

刘春与他的《一个人的诗歌史》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与一本书。

前天，在回家的路上，我告诉他：你知道你这个星座的人最突出的特点是什么吗？是工作狂。

他非常认同：原来如此。难怪。

可以听得出，他的认同中有自我赞赏的成分。而我这番话的本意，却是表达我的怨气：为了工作与写作，他对家人忽略太多了。

《一个人的诗歌史》最初的创作是在 2002 年。正是那年，我怀孕。2003 年 2 月份，我生下了女儿暖暖。这期间，可以说，我很少得到一个孕妇和产妇所应有的照顾。而女儿出生后的几个月，正好是他创作激情特别高涨的时期。每天下班回到家，他第一件事是开电脑。吃完饭第一件事，同样是开电脑，直至深夜。

他几乎忘记了家里还有一个正在坐月子的产妇和一个并不好带的婴儿。

也许,作为一个伟大的女人,对于这样的工作狂,必须有足够容忍与奉献的能力。

可我不伟大。也不觉得伟大是一种值得享受的光亮。所以我总是心生怨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充当着祥林嫂的角色——喋喋不休地重复着这句话:连我怀孕和坐月子你都没有照顾到!

而也许,作为一个单纯的朋友,会非常欣赏甚至是崇拜他如此的创作激情。

于是很多时候,我更愿意把他当成一位好朋友,而尽可能地忽略掉他的另一重身份。如此以平息自己内心的种种抱怨。

工作狂不仅自己全力以赴,很多时候还要把我也拽上——他每写完一部分,都会拿过来,软硬兼施地逼我“看一下”。每一次,我都只能愤愤地接过来——如果我有一百种拒绝方式,那么他就会有一百零一种奉上的方式。他这种急于与人分享他的创作成果的习惯,我早已领教——1997年,我还在广西师大读书。某个宿舍就要关灯关门的夜晚,他打来电话。那时宿舍里还没有电话,要跑到楼下舍监那里接。我记得舍监阿姨一直在催促我:长话短说长话短说,马上关灯了。

他在电话里告诉我他刚写完了一个小说,很漂亮。他要我马上赶回去看。

他激动的情绪不容置疑。

于是那个凉风飕飕的深夜,我骑着破旧的自行车,从师大出发,经过龙隐路。经过解放桥。经过如今已面目全非的十字街。赶到了他当时位于“小香港”的住处,看稿子。

不仅如此,每次把稿子送到我手中,他都会得寸进尺地说:顺便帮校对一下嘛。

于是我就不仅仅是看,而且是非常认真地看。我手中得有笔手边得

有相关的书籍。

我对行文是有洁癖的。所以对他文章中的某些反复阐释总是觉得过于拖沓。往往,我一边删改一边讥讽:你到底会不会写文章?你怎么那么啰嗦?怎么总害怕别人看不懂?

即使是最细微的标点符号,我也不放过——越是你看重的文章,你会越挑剔。

我记得女儿暖暖才5个多月,就能非常专注非常津津有味地坐在床上翻书“看”了。我至今坚信,暖暖的专注与津津有味,来自我靠在床上校阅她爸爸文稿时的潜移默化。

至此,以上的铺陈只是一种顾左右而言他的手段。我是一个非常挑剔的人,对于文字尤其如此。如果不是极为值得一看的文章,我不会甘愿献出如此多的时间。

——刘春的文字,我是愿意为之奉献时间的。这也是消弭生活中他的种种欠缺的一种有效途径。

从2002年到2010年,《一个人的诗歌史》经历了8年的时间跨度。

有人花5年10年的时间来写一个长篇、拍一部巨片,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花8年来创作十几篇与诗歌有关的随笔,却是罕见的。这不仅体现作者对此书所投入的精力,更足以说明作者对此书的偏爱、尽责。

有一段时间,我们生活中所有的话题几乎都是为《一个人的诗歌史》而展开——上下班路上、饭桌间……以至于我一度曾对这些话题产生了严重的疲劳感,求饶说:你就放过我吧,我们谈点别的……

实际上,对刘春的著作稍了解的朋友便能知道,无论是在他的随笔集《让时间说话》还是在《朦胧诗以后》,都能看到这本书的一些雏形。从原来每篇两三千字到七八千字最终到如今的两三万字,是他几年来反复修改、添补的结果,是精益求精的见证。这期间,他翻阅了多少资料,对资料进行了怎样的甄别筛选,与所论述的诗人(或已故诗人的亲友)

进行了多少次的交流沟通,对整本书结构布局的多次调试甚至是全部打乱再重来……若非亲眼所见,是难以相信的。

而与8年前相比,经过了反复打磨的文字,也越来越让人爱不释手——无论是对一首诗的解读,还是对一个历史事件的陈述;无论是客观评价还是真诚缅怀,其中的精致、深刻、风趣、飘逸、诗意和悲伤,都有着最为恰当的表达。

——这些表达,既宽阔又亲切。既平静又辽远。

2009年秋天,第三届广西青年诗会期间的某个晚上,我与刘频等一帮诗人在咖啡馆闲聊时说到了因故无法参加诗会的刘春。

刘频说:刘春是我至今结识到的最为真挚、纯粹的诗人,是最为难得的朋友。

《南方文坛》的何述强说:刘春不仅诗歌写得好,诗歌评论也独具一格。

我说:可以说,刘春写诗歌评论,不仅是诗人的福分,更是很多诗评家的福分——他们将从中学会如何写诗歌评论。

我并不觉得自己这番说辞有失妥帖。

刘春曾说过:与那些受过专业训练的评论家相比,我理论上的水平肯定是不及人家的。不过我对诗歌的体悟并不逊于他们,对诗歌事件、动态等资料的掌握也很充分,所以我要扬己之长避己所短地写一种“刘春体”的诗歌随笔。

当时我听了内心很是感慨。

撇开《一个人的诗歌史》系列的诗人,这些年来,刘春还为不少诗人写过评论。我从来不认为他比专业的评论家逊色。我甚至觉得,正是因为他没有那些理论框架的依赖与束缚,所有思悟都源自内心敏锐过人的理解,所以便不会陷入凌空蹈虚的干巴晦涩,更具有真诚可感的品质。他的那些介于随笔和评论之间的文字被大量刊物发表、转载,并且在《花城》、《名作欣赏》、《读库》等开设了专栏。《一个人的诗歌史》第一

部出版两个月后,便有了加印的机会,据说出版社已决定再过几个月就推出修订本和第二部。对于一个业余诗评者而言,这样的优势其实已经非常值得“骄傲自满”了,他却仍然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不足并保持着谦卑,实为难能可贵。

“一部论述中国诗人生活史和创作史的诗学随笔,一幅中国新时期的诗坛画卷。通过对著名诗人顾城、海子、于坚、欧阳江河、西川、黄灿然生活经历与诗作的梳理、互证,展现了一代诗坛精英的成长史和心灵史、一个古典时代的光荣与梦想。”

这是《一个人的诗歌史》第一部第一版的内容简介。

而我觉得,这本书,不仅是展现一个时代的光荣与梦想,同时也是作者长年来萦绕于心的光荣与梦想——刘春一直有为当代中国诗歌“划版图”的野心——全面客观地梳理一批优秀诗人的人生与创作,通过融入他们生存的时代背景、直接经历或间接经历的历史事件及诗歌事件,让一个已经过去或正慢慢地被淡忘的诗歌版图再次清晰而完整地凸现。

如果这些梦想实现,那么便是他生命的光荣。

可以说,经过8年的不懈努力,《一个人的诗歌史》一点点地接近了刘春的梦想。是的,仅仅是接近——他的“诗歌史”系列将会陆续推出,除了第一部所写的海子、西川、于坚等人,王家新、柏桦、韩东等重要诗人均“无一幸免”。实际上,《一个人的诗歌史》出版后短短一个月,有出版社就已经在和他协商出版“诗歌史二”。只是刘春没有马上答应,他的理由无非是把文稿打磨得更好,少留一些遗憾。已经出版了的这一本,他目前也还在不停地修改中,有的篇什甚至增补了2万字,可谓更臻完美。而他为此的付出是巨大的,就在我写这些文字的前一天,他因为劳累过度而触发旧疾,当着女儿的面晕倒在房间里……

《一个人的诗歌史》第一部第一版的封腰上有这样一行字:“向《人·岁月·生活》致敬。”而最初打出的是“中国的《人·岁月·生

活》”，刘春看了马上说：不能这样写，怎么能和爱伦堡相比，太不靠谱了。两个月后，《一个人的诗歌史》再版，刘春干脆把“向《人·岁月·生活》致敬”这句话也删掉，由此可见其面对大师时的谦逊程度。而从某个角度说，《一个人的诗歌史》就是一本谦逊的书，他对他所写的人与诗，都持着一种客观、平视的立场，不居高临下，也不妄自菲薄。

在我看来，刘春的《一个人的诗歌史》系列图书虽然还无法与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相比。但在内心里，他却有着与爱伦堡等同的执著、担当与真诚。

所以在这些文字的最后，我愿意再说一句：向《一个人的诗歌史》致敬。

2010年2月23日作，6月3日改定

目 录

- 1 序言 向《一个人的诗歌史》致敬/黄芳
- 1 唯有旧日子带给我们幸福
- 55 把灵魂朝向这一切吧,诗人
- 117 飞蛾已经出生,巨著总会完成
- 175 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了下来
- 219 从黑暗中来,到白云中去
- 255 后记 每个人都有一部自己的诗歌史

唯有旧日子带给我们幸福

我坐在黑色的椅子上
随便翻动厚厚的书籍
也许我什么都没有做
只暗自等候你熟悉的脚步
钟声仿佛在很远的地方响起
我的耳朵痛苦地倾听
想起去年你曾来过
单纯、固执，我感动得大哭

——《唯有旧日子带给我们幸福》节选



柏桦

1956年1月生于重庆。著有诗集《表达》、《往事》、《望气的人》、《水绘仙侣》，诗文集《演春与种梨》，随笔集《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诗论集《地下的光脉》、《今天的激情——柏桦十年文选》等。现居成都。

有一段时间,我突然对文字书产生了厌倦而迷上了“图书”,从朱德庸、蔡志忠、康笑宇、何立伟、魏克到最近红透半边天的几米,每次逛书店都要买上一两本。这些图片有的只适合于无聊时解闷,有的则可以细细咀嚼,但大多读完就扔,没有多大的保留价值。少数几种则是要好好地供在书架上的,它们有的是友情的见证,有的不仅给我感官上的愉悦,还有心灵上的启示。丰子恺的作品属于后者。他的简洁的造型和朴实的风格,看似不起眼,却能给人无尽的遐想,真正做到了艺术上的“少就是多”。

凑巧的是,柏桦曾经表示过他最喜欢的文人是丰子恺。“他有淡泊、隐士的感觉”,“他是一个真正的中国文人,具备中国文人的很多美感”,“从人到文到形象都非常好”。(凌越:《小诗中自有乾坤——柏桦访谈录》)从表面上看,柏桦要达到丰子恺那样的高度还有距离。然而,“一部作品并非出自日常生活中的那个‘我’的产品,而是出自一个更深刻的‘我’”。如果我们相信普鲁斯特这一论断正确,那么我们又会觉得要弥合这个距离并非没有可能,因为它淡化了世俗因素而更注重精神能力。这一点正好是柏桦诗歌之优势。即使生活中的成都市民柏桦普通寻常,但

只要他回到诗歌中,就没有任何事物能挡住“更深刻的‘我’”的光芒。

事实已经证明,柏桦已经成为当代诗歌史一个不可避免的存在,与海子一起被公认为中国最优秀的抒情诗人。著名学者程光炜曾在那篇引起广泛影响的文章《没有终点的旅行》中给出过这样的结论:“有一个时期,柏桦是一个不一定写得最多,但却是最难以遗忘的诗人。”诗人钟鸣甚至认为这个时代没有败作的诗人,只有柏桦和张枣。我的评价则更简单一些:柏桦是当代新诗的传奇。

—

柏桦有生以来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应该是少年时期偷吃了三块蛋糕被母亲“教育”。那时候柏桦刚刚6岁,还没上小学。一个下午,父母因为上班而将他锁在家里,百无聊赖之中,柏桦发现了三块蛋糕,于是一口一口将它们“消灭”掉。母亲下班回家,发现家中物件凌乱,蛋糕被偷吃,认为柏桦不听话,便将他责打了一顿。为此,年幼的柏桦异常纳闷,他不知道,自己只不过是吃了几块蛋糕,为什么就遭到了如此严厉的惩罚。

这一事件给柏桦留下了浓重的阴影,使柏桦形成了长达四十余年难以磨灭的“下午情结”,以至于每次看到小孩被大人打骂,都会回想起那个下午的经历。在柏桦自撰的创作年谱中,交代完自己的出生时间地点——1956年1月21日,生于重庆市北碚区——之后,他省略了四岁前被送到外公家寄养时的“幸福”生活,而是紧接着就进入了“下午”的情境:“幼时生性敏感,有两位女教师和一位男教师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一位是年近50岁的老处女,我的语文教师,她收养了一个男孩,每日下午她都要用一把木尺打他的手掌,这使我联想到我与母亲的‘下午情结’。”

柏桦所说的“幼时”不算太准确,因为见识到那几位教师体罚学生的手段时,柏桦已经9岁,在重庆市中区大田湾小学读三年级,距“蛋糕事件”也已三年。这位“年近50岁的老处女”促使了柏桦的出走,起因是这位语文老师恼恨柏桦上课时好动,便在放学后将他留下来,一边批评一边像柏桦的母亲那样对他进行惩罚——用手指戳学生的前额,并且宣称要告知家长。那个下午,9岁男孩柏桦没有回家,而是蜷缩在学校附近一幢大楼的角落里度过了一个晚上。

家庭与学校的教育方式使柏桦陷入了思考。多年以后,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的采访中,柏桦这样描述作为一个孩子的痛苦:“中国的父母很多都喜欢打小孩,有些小孩挨打后没什么问题,可是我就不行。痛苦不分大小与轻重,但是对于不同的人,因为遗传基因和感受力不同,它们产生的反应也是不一样的。比如我,很轻微的伤害对我来说就像是原子弹爆炸般的痛苦,就会让我惊叫起来。学校里的教育也很有问题,有时放学后,我会被教师留下来受罚,我很莫名,我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

偷蛋糕被母亲责打的27年后,柏桦把这一经历搬进了自己的诗歌中。在那首题为“教育”的短诗中,柏桦写道:

我传播着你的美名
一个偷吃了三个蛋糕的儿童
一个无法玩掉一个下午的儿童

旧时代的儿童啊
二十年前的蛋糕啊
那是决定我前途的下午
也是我无法玩掉的下午

家长不老,也不能歌唱
忙于说话和保健

并打击儿童的骨头

寂寞中养成挥金如土的儿子

这个注定要歌唱的儿子

但冬天的思想者拒受教育

冬天的思想者只剩下骨头

诗歌给出的结论是：偷吃蛋糕的下午成为决定诗人前途的下午，偷吃蛋糕的儿童注定要成为诗人。现在看来，果然如此。

与母亲的严厉相对应，柏桦的父亲则是慈爱的，一个家庭中的两种态度，影响了柏桦的生活感受，并影响了柏桦早期诗歌的气质，在那些诗歌中，有一道很明显的分水岭，一边是“快”，与母亲的严厉相对应；另一边是“慢”，与父亲的慈爱有关。柏桦甚至写了两首诗，其中一首是《痛》，一首是《恨》。这种“快慢”和“痛恨”交集的诗意伴随柏桦很多年，直到新千年以后，才逐渐淡薄。

除了前面那首《教育》，柏桦早期的很多诗歌，都可以找到童年生活的蛛丝马迹。这些诗歌里的“柏桦”总给人一种“孤儿”、不第仕子或前朝遗老的形象，不大适合生活在20世纪和21世纪，而应该回到古代。套用他的诗歌标题来形容，是“唯有旧日子带给我们幸福”。

让我们从《幸福》一诗来看看柏桦诗歌的“孤儿”气质：

请重视这些孤儿

这些尖锐的不长胡子的孤儿

他们沿街走来

一边吃肉、刺耳

一边敬祝宏伟的灵魂

不死的决心单纯而急躁

仿佛要让世界咽下这掬热泪

或者我们必须一致
加入这行列
这孤儿的赤卫队
怀病、残缺、两眼生辉

呵，他们也歌唱
为聆听风景
为沉默的谦逊的美
可谁会羞愧？
谁会挺身而出？
这嗫嚅的营养不良的歌声？

不。孤儿，对于拯救
我们将从何说起
这并非是一个事实
但他们却强迫地梦到这些

还有苦水，还有呼声
还有春风拍打树林
孤儿们更孤独
我们更多毁容的激情？

我猜想，诗人笔下的这些“孤儿”应该是当年的“红小兵”或红卫兵。第一节，客观描写这些小孩子的容貌、形态和精神——尖锐、不长胡子、沿街走来、吃肉、刺耳、敬祝宏伟的灵魂。这些不懂世事的孩子，聒噪着介入政治，一边喧闹，一边“敬祝宏伟的灵魂”，虽然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最终目的何在，但在特定的环境下，他们却让你不得不刮目相看。从另一个角度说，他们的成长，也让人揪心。因此，一开篇，诗人就告诫读者：“请重视这些孤儿”。